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 著

〔英〕道格拉斯·安斯利 英译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 著

〔英〕道格拉斯·安斯利 译

傅任敢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历史、地理类)

ISBN 978-7-100-13353-1

I. ①历… II. ①克… ②傅… III. ①史学理论—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377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 著

[英]道格拉斯·安斯利 英译

傅任敢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353-1

---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定价:32.00元

Benedetto Croc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Douglas Ainslie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3

根据纽约哈考特 - 布雷斯公司 1923 年版译出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志,不改初心。

迆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贝奈戴托·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年) 是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 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书初版用德文写出, 1915年出版, 1919年又以意大利文再版。1920年英人道格拉斯·安斯利据意大利文版译出英译本, 这本中译本是据英译本转译的。

克罗齐的著述甚多。在本书之前, 还撰有《作为表现科学的美学》、《作为纯粹概念科学的逻辑学》和《实用哲学》等书, 以后他将这三本书连同本书《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合并, 命名为《精神哲学》, 卷次即依此排列, 本书列为末卷。这四卷本的《精神哲学》表达了克罗齐的全部哲学思想, 并构成他的一套哲学体系。克罗齐的历史观, 深受黑格尔的影响, 但又杂以康德以及奥地利的马赫和法国柏格森的观点, 带有折衷主义的特色。

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截然对立的。克罗齐站在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立场, 二十年代以后, 经常发表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共产党人把批判克罗齐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此书译成中文出版, 就是供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分析批判之用。



译者傅任敢先生译述本书,倾注了很大心力,译文一改再改,力臻既信又达雅。遗憾的是,在排出清样时,傅先生已去世,未能由他自己再做一次校订。在此谨向傅任敢先生表示深切悼念!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6月





## 意大利文第一版序

构成这部论著的文章几乎全部都于 1912 年到 1913 年间在意大利各学会的会刊和意大利各论评中刊登过。由于它们是一个全盘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收集成书并不困难。这一卷用德文印行过，书名叫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sup>①</sup>，图宾根默尔出版社 1915 年出版。

在用意大利文刊印成书的时候，我间或稍有修改，并增加了三篇短文，附在第一编后面，作为附录。

把这一卷书看作我的《精神哲学》的第四部分需要稍加说明；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我的哲学的一个新的自成体系的部分，而应看作我的史学理论的加深与扩大，那是我在第二部分即《逻辑学》的某几章中所已大体谈过的。但我对精神的方式、对这些方式的差别和统一、对它们的真正具体生活亦即发展与历史及对历史思想亦即这种生活的自我意识的全部研究都是指向历史理解问题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我在谈完了大的范围后重新讨论史学问题并使它超出第一次所谈的范围，乃是对于整部著作所能

---

<sup>①</sup> 原文为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恩雷科·皮佐 (Enrico Pizzo) 译。——译者



作出的最自然的结论。“结论”的性质说明了这最后一卷的行文较之以前各卷较为紧凑和较少说教的原因,也说明了这样做是对的。

贝奈戴托·克罗齐

1916年5月于那不勒斯



# 英译者说明

作者本人说明了这卷书和《精神哲学》其他三卷的正确关系，就是，这一卷是《精神哲学》的结论。

当我翻译其他各卷时，我没有打算翻译这部论著，因为当时它还没有以现在的形式出现，事实上，一册把它当作相当于四卷杰作中最后的、晚出的一卷的外文本是由出版前三卷外的另一家书店出版的。我相信，这种不统一的情形不会妨碍书中的创造性思想的传播，我深信，细心的读者从啮合的译文中是不会放过其中的任何创造性思想的。

这一卷在版本大小上跟《逻辑学》、《实用哲学》和《美学》一样。《美学》现在绝版了，但我将从定本的意大利文第四版译出重版，内容比以前各版多得多。

这译本是从1919年出版的意大利文第二版译出的。作者在这版中在字句方面稍有修改，并略有增补。我永远是最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来译的。

道格拉斯·安斯利

1920年11月于伦敦雅典杂志社



# 目 录

## 第一编 史学理论

一 历史与编年史·····	1
二 假历史·····	15
三 作为普遍的东西的历史的历史。对“普遍史”的批判·····	35
四 “历史哲学”在观念上的起源及其解体·····	46
五 历史的积极性质·····	62
六 历史的人性·····	71
七 选材与分期·····	83
八 差别(专门史)与划分·····	90
九 “自然史”与历史·····	99

### 附录

一 真凭实据·····	106
二 专门史的相似与相异·····	110
三 哲学和方法论·····	117

## 第二编 史学史

一 若干初步问题·····	130
二 希腊罗马的史学·····	143



## 目 录

---

三 中世纪的史学·····	159
四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	179
五 启蒙运动的史学·····	194
六 浪漫主义时期的史学·····	211
七 实证主义的史学·····	231
八 新的编史工作·····	247
人名索引·····	253



# 第一编 史学<sup>①</sup>理论

11

## 一 历史与编年史

“当代史”通常是指被视为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不论它是过去五十年的、十年的、一年的、一月的、一日的，还是过去一小时或一分钟的。但是，如果我们严密地思考和精确地叙述，则“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例如，当我正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给自己撰写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是我的写作思想，这种思想必然是和我的写作工作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用“当代”一词是恰当的，因为它和其他一切精神活动恰恰一样，是在时间之外的（没有先后之分），是与其相联系的活动“同时”形成的，它和那种活动的区别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观念性质的。反之，“非当代史”、“过去史”则是面对着一成历史的，因而是作为对那种历史的批判而出现的历史，不论那种历史是几千年前的还



1

---

① historiography 的意思是历史的写定 (the writing of history) 或写定的历史 (written history)，所以本书的同一英译本的伦敦版书名用 historiography，而纽约版书名用 history，均可译为历史学，但主要是从编撰的角度来看历史学的。——译者

是不到一小时前的。

- 12 但是,如果我们更细想一下,我们就看出,这种我们称之为或愿意称之为“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已形成,假如真是一种历史,亦即,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回声,就也是当代的,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或者(用专业历史家的话说),历史家面前必须有凭证,而凭证必须是可理解的。至于这种历史当中杂有或掺有一份或一系列关于事实的叙述,只是表明事实较为丰富,却还没失去当前的性质:前人的叙述或判断现在本身就变成了事实,即等待解释或判断的凭证。历史绝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可见,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这一点已由历史家们在他们的经验公式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再说过了,对于历史是生活的教师(*magister vitae*)那句老话,它纵使没有替它构成更深刻的内容,也构成了使它得以收效的原因。

- 13 我之所以想起这类历史表现形式,目的是想消除“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的看来似乎矛盾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不犯错误,不对一切历史家或某些历史家的著作兼收并蓄,并把它们用于一个抽象的人或被抽象地看待的我们自己,然后再问是什么当前兴趣使人去写或去读这类历史的,例如,叙述伯罗奔尼撒



战争或米特拉达梯斯战争的历史的当前兴趣是什么,有关墨西哥艺术或阿拉伯哲学的事件的当前兴趣是什么,那么,这个命题的正当性是容易得到证实的,是在史学著作的实际中有了大量清晰的例证的。我此刻对它们是不感兴趣的,因此,此刻对我说来,那些历史就不是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而在思索过它们或将要思索它们的人们的心中,它们则曾是或将是历史,当我也思索过它们或将要思索它们并按照我的精神需要去推敲它们的时候,在我的心中,它们也曾是或将是历史。反之,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真历史的范围以内,限制在我们的思想活动所真正加以思索的历史的范围以内,我们就容易看出,这种历史和最亲历的及最当代的历史是完全等同的。当我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向我提出(说是向作为一个个人的我自己提出的,这也许是多余的,或许是不确切的)有关希腊文明或柏拉图哲学或某种阿提卡风俗习惯的问题时,那个问题跟我的生活的关系和我所从事的一点工作、或我所沉溺的爱情、或威胁我的某种危险的历史跟我的关系是一样的。我用同样的焦虑去考查它,我同样感到不快,直到把它解决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希腊生活对我就是当前的;它诱惑我、吸引我、折磨我,就像一个人看见了敌人、看见了心爱的人、或看见了他所为之担惊受怕的心爱的儿子时的情形一样。米特拉达梯斯战争、或墨西哥艺术、或我在前面所说过的其他一切事例也都是这样、或曾是这样、或将是这样的。

我们论证了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之后,我们就应当把历史跟生活的关系看作一种统一的关系;当然不是一种抽象意义的





同一,而是一种综合意义的统一,它既含有两个词的区别,也含有两个词的统一。因此,谈什么没有凭据的历史就如确认一事物缺乏得以存在的一个主要条件而又谈论其存在一样,都是瞎说。一种与凭据没有关系的历史是一种不能证实的历史;既然历史的真实性在于这种可证实性,既然使历史获得具体形式的叙述只有当它是对于凭据的批判性说明时(直觉与反省,意识与自动意识等等)才是历史性的叙述,那么,那种历史既无意义,又不真实,就不能作为历史而存在了。一个没有看过和欣赏过他所要去批判地描述其来历的作品的人怎样能写一本绘画史呢?一个没有叙述者所假定具有的艺术体验的人对有关的作品能有多少理解呢?没有哲学家的作品或至少是其片段,怎样能有一部哲学史呢?要有一部关于一种情操或一种风俗习惯的历史,例如关于基督教的谦逊态度或勇武的骑士精神的历史而没有重温生活的能力,或不如说,不去实际重温个人心灵中的这类特殊心境,那怎么行呢?

反之,一旦生活与思想在历史中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得到体现以后,对历史的确凿性和有用性的怀疑立刻就会烟消云散。一种我们的精神现在所产生的东西怎么能不确凿呢?解决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的知识怎么能没有用呢?

## 二

但是,凭证与叙述之间亦即生活与历史之间的联系能不能被割断呢?就已经失去凭证的历史而论,或把事情说得更普遍更根本些,就其凭证已不再活在人类精神中的历史而论,答案是肯定